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六)

(解放军)
胡居成

为了一个不得不警惕的问题

就在1938年4月20日蒋介石派人来点验这天，叶挺、项英收到周恩来从武汉发来的电报：

叶挺、项英：

经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政府协商，新四军的总任务，是在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四个支队的活动地区划分如下：第一、二支队到苏南敌后；第三支队和军部留在皖南；第四支队到皖中。各支队开进时间，望斟酌上报延安。

周恩来

四月二十日

当时，叶挺、项英要陪同国民党军队的“点验委员”们活动，无暇研究这个问题。“点验委员”们一走，他们马上召集张云逸、陈毅、周子昆、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傅秋涛等进行传达讨论。

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叶挺读完电报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参谋长张云逸。他挥动一根小竹杆指着刚绘制出来的《华中敌后形势图》，介绍4个支队的活动地区苏南、皖南和皖中的情况。他说：“2月份以来，沿津浦线南犯的华北日军第5、第10师团占领济南、青岛，进抵济宁、蒙阴、诸城一线；沿津浦路北犯的华中日军第3、第9师团推进至蚌埠、天长、扬州一线，对徐州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国民党当局决定全力防守徐州，以空间换取时间，部署武汉会战。从3月10日起，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6个集团军2个军团，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铁路沿线广阔地域，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在台儿庄，消灭日军近2万人。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后，大力增调援兵，在徐州地区的总兵力已达12个师团30余万人。国民党军队未能抵御住日军的强大进攻，现已节节败退……”张云逸挥动小竹杆在地图上划了3个圈，接着说：“我们新四军行将开进的苏南、皖南、皖中地区，中小城市虽然被日军占领，但广大农村未被敌人控制。国民党的地方官吏已纷纷逃命，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广大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进步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挺身而出，纷纷组织群众抗

日，但是缺乏政治上的领导和军事的指导。此时，我们新四军开进，正是组织群众的极好时机。”

陈毅掐灭手中的香烟，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用右手指指着图上的苏南茅山说：“2月15日，毛泽东就曾发电报指示我们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是江苏境内的茅山’。去年11月，日军由上海向南京进犯时，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仓皇后撤，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尚未能控制广大农村，这是我们占领苏南抗日阵地、搜集弹药枪支、组建游击队、发展抗日力量的大好时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我认为，开进时间宜早不宜迟，越早越好。”陈毅看了看大家，又接着说：“我们一支队最先集中起来，已经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与训练，武器弹药也略有补充，我要求率一支队先进军苏南。”接着陈毅摆了他挺进苏南的行动方案。

叶挺露出微笑，轻轻点头，并碰碰身旁的项英，让他表态。项英正在低头沉思，未作反映。陈毅一时性急，大声嚷道：“老项，你磨蹭啥子哟，时间宝贵得很呢。朱自清先生说，时间一去不复返，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边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边过去。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子悄悄地从会议桌边过去。你就快点讲吧。”听了陈毅的话，大家低头看表，才知已是午夜一点钟了。

项英见大家都看着他，等待他的发言，于是慢慢地说：“大家说得对，部队早一天开进，可早一天消灭敌人。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军，必须慎之又慎。同200万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大炮的国民党军队比，我们人少武器差，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军并非易事。至于开进时间，今晚来不及定，明天开个会再研究吧。”

叶挺一听说“开小会”，心里明白了。开小会已经成了项英开军分会的代名词。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开中共新四军分会，他当然不能参加。叶挺的自尊心受到挑战。他低下头去，宣布散会。

其实项英也是积极主张早一天开进的。早在2月14日，他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如不能取得所希望之各地，则一面到

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毛泽东第二天（15日）就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指出：“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是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对毛泽东的这一部署，项英未提出异议，并同意陈毅带一支队去茅山。3月上旬，他去岩寺看望最先到达的一支队部队时，有人提出经费武器不够。项英还坚定地说：“去年12月军部在武汉成立时，经费无法解决，我就提出：‘一切到前线去解决’。这句话没有变。一切到前线去解决！”

在今天的会议上，项英对部队向茅山开进的意见，为什么又犹豫不决呢？

这要从3月18日起说起。这天去三战区联系新四军集结与开进有关问题的叶挺，从屯溪致电项英，说他已会见了第三战区前线总指挥薛岳。薛岳说蒋介石令新四军到安徽省青阳县集结，然后北出南陵，依江苏茅山山脉，向芜湖、宣城活动。叶挺在电中说：我无甚理由拒绝。

项英早对去茅山的路线作过研究，准备北出宁国，从宣城、广德或广德、安吉之间插出。这一带山多，交通不太方便，日军除在宁杭公路各主要站和县城驻有少量兵力外，其他广大农村、市镇均无日军守卫，初步建立的伪政权（维持会）、护路警察等，不堪一击，走这条路线去苏南，安全系数是相当大的，是不会有大的战斗，出大的危险的。而走蒋介石指定的北出南陵这条路线，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其间不光有浙赣、京芜（南京至芜湖）两条铁路，而且公路交通也十分发达，驻守南京、当涂、芜湖等地的日军，随时都可以支援交通线上的守卫日军；而且国民党的军队也很密集，要是我军和日军交上火，国民党军队不予支援，再把退路堵死，我军岂不要全军覆没了吗？

思想再三，项英立即伏案，亲自拟稿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指定的这条开进路线“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他提出自己早就考虑好的路线：“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安吉之间插出，……请急复。”

出乎项英意料的是，军委主席毛泽东于21日亲自拟定并签发的复电，对他提出的路线非但未予支持，反说：南陵一带“如系山地，开经南陵一带未为不可”。并指出，“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据敌侧后，正好活动”。

项英为难了。

这以后近一个月时间，没见项英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共长江局和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发电报或以其他方式谈及新四军开进时间和路线问题。他以正在接受“点验”和饷械补给为理由来拖延时间，寻找和等待两全其美的办法。

4月20日，三战区的占验委员们来了，新四军的

总任务和活动地区也确定了，周恩来的电报也来了，开进时间看来是拖不下去了。

开完会，项英回到宿舍，已是深夜，他感到心里有些烦，身上有些累，想睡一会儿，但睡不着。一闭上眼睛，那些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千里迢迢奔赴岩寺来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就呈现在他的脑海里，千百双充满希冀的眼睛看着他，希望他能带领他们杀敌立功，报效党、报效祖国、报效人民。项英感到一股热流涌向全身，他一翻身坐起来，擦着火柴，点亮玻璃罩煤油灯，展开参谋处绘制印刷的皖南形势图，看着蒋介石指定的南陵路线两旁，分别住着国民党第50军和日军第15、第17师团，心想，如果我们走这条路，万一有个闪失，不但对不起一万多阶级兄弟姐妹，而且，把3年打游击积累的革命血本丢光，那还拿什么抗日啊！

项英越想越觉得事关重大，想找人谈谈。找谁呢？找陈毅吧。可看了一下表，已经两点多了，夜太深了，陈毅又住在支队驻地王村，明天再说吧。可是他还没躺下，陈毅却悄悄进来了。

原来，散会后，陈毅并没有回一支队，而是到叶挺的宿舍里去了。他知道，项英那句“开小会”的话，一定会给叶挺带来不愉快。他来叶挺住处，一是要冲淡叶挺心中的闷气，二是要叶挺明确表态，同不同意他带一支队先进苏南。

“你这个知识分子，已变成武将了。”叶挺回忆陈毅在会上提出的那一整套挺进苏南的周密计划，笑着说，“老陈，我不但同意你带一支队先走，我还同意你挺进苏南的行动方案。你这套行动方案，也可作为新四军的行动方案。我建议，你去找老项谈谈，听听他的意见。”

项英见陈毅进来，开始感到有点意外，转念一想，又在意料之中。他太了解陈毅了，这个人既爽快又顶真，凡是认准的事，就会据理雄辩，毫不相让。会上他对一支队先走和行动方案未表态，陈毅能不来和他“吵架”嘛！

“请坐。”项英指指桌旁的一把椅子，并把刚续过水的一杯热茶向陈毅面前推推。陈毅毫不客气，端起来咕噜咕噜喝了几口，用帽子擦擦嘴角，说：“长话短说，还是短话长说？”

项英明白陈毅这话的含意，同意他的意见，就一切好说，不同意他的意见，那就要展开辩论。项英直截了当地说：“老陈，开进路线没有把握，我是不会同意你带一支队带走的，那可是咱们的‘血本’啊！”接着，项英就把蒋介石令新四军出南陵，系借刀杀人的想法向陈毅说了一遍，并把毛泽东3月21日的电报给陈毅看。陈毅两手握着茶杯，沉吟半晌说：“你的想法不无道理，老蒋迟迟不发放经费弹药，又催促从南陵东进，是有借刀杀人之意。不过，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开经南陵与尽速东进，还是后者弊轻利重。南陵是川军50军的防区，军长郭勋祺是我的老相识。我想我去联络，可以顺利通过。”项英仍然沉吟不语。

陈毅见项英犹豫不决，老毛病重犯，不由“冲动”起来，把茶杯向桌上“咚”一放，拉下虎脸，（下转第38页）

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谈话时总是带着从容的微笑和愿意交流思想的眼神,声音有时和婉,有时高亢,有时甚至激愤,但不论谈论什么问题,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无可动摇的信赖、慰藉和向往。

毛泽东把3位记者所列的问题表在长桌上摊开后,深沉地说,国共两党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不仅两党中间,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切。他按照记者们所列问题的顺序,一一作了答复。当谈到国民党在抗战队伍中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大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毛泽东的态度严肃起来,坚定有力地挥动着手臂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都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

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决不是反共防共的问题。”针对汪精卫“反蒋、反共、亲日”的口号,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回答共产党对摩擦事件的态度时,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著名的政治原则。

那次的谈话时间很长,当大家送毛泽东走出窑洞时,已是繁星满天,远处的山岭出现一片朦胧的影子。第二天上午,在记者们将要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到交际处与他们合影留念,还送给每人一本题字签名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谈话的发表和收入 《毛选》第二卷

1939年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谈话》为题,用第一版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发表了这篇重要

谈话,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也都陆续转载。重庆《新华日报》是10月19日刊登的,主标题是《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副标题是《毛泽东同志9月16日下午6时,在延安与中央社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谈话》。该报在刊登谈话的同时,还配发了毛泽东的一张照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至于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所在的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均一字未提毛泽东会见3位记者的事,3位记者发给报社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都被扣发。所幸3位记者同时将谈话稿寄给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发到海外的谈话稿由香港及南洋的华侨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这篇文稿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题,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毛选》第二版仍将该文全文保留,并且将注释由原来的3条增至9条。这也足以证明毛泽东这次谈话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责编 陈 原)

(上接第45页) 重声说:“我说老项,你犹豫啥子嘛,党中央、毛主席都同意开经南陵,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是不是不放心我陈毅!我给你立军令状!”他见项英好象压根儿没有听见,心里更加发火,但他控制住了。他知道,项英的忍耐力很强,他没有想通的事,尽管你“据理雄辩”,他也不会接受。于是陈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凉茶,消去心中之火,向前探探身说:“你尽管放心,我带一支队先去,也算是进行战略侦察嘛!我会见机而行的……”

“战略侦察?”项英的迷惘一下被陈毅的这句话点得豁然开朗,他两眼射出惊喜的光芒,高声说:“好你个‘陈爽子’,可为我解了‘难’!咱们先派一支先遣队,出

南陵作战略侦察,然后你们一支队再酌情跟进,你看如何?”

陈毅想了想说:“只得如此了。那就去军长屋里,一起研究决定了吧?”

“不忙。”项英见陈毅同意他的想法,心里更加高兴,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明天开小会,大家再研究研究先遣队的组成,然后报长江局、党中央批准。”说着,项英摊开被子:“来,咱们俩挤挤,快点休息吧。”

陈毅一口吹灭了灯说:“不用休息了,天都亮了,等着出操吧!”话音未落,起床号“嘀嘀哒哒”吹响了。

(责编 启 元)